

# 列寧著 論托爾斯泰

立 華 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

# 論托爾斯泰

列寧著 立華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一九五三年·北京

---

V. I. Lenin  
**Articles on Tolstoy**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

版權所有

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二九弄六號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1—3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新一版

總233 藝4 21千字 32開 56定價頁

定價：2,000元

## 目次

|                |      |
|----------------|------|
| 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 (一)  |
| 托爾斯泰           | (八)  |
| 這是潮流的轉折點嗎？     | (一五) |
| 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階級運動  | (一八) |
| 托爾斯泰與無產階級鬥爭    | (三)  |
| 「保留」的英雄們       | (二四) |
| 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      | (三一) |

## 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把一個大藝術家的名字和他顯然不了解並顯然逃避的革命連在一起，初看似乎是奇怪和勉強的。實在地，我們怎麼能把不能正確反映事物的東西叫做鏡子呢？但是我們的革命是一個特別複雜的東西。在那些直接進行並參加革命的羣衆中間有若干社會成分，他們顯然沒有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且逃避了事變進程向他們提出的真正的歷史任務。我們所討論的藝術家如果真是一個大藝術家，至少他必然會在他的著作中反映了革命的若干重要方面。

俄國的合法出版物充滿了關於托爾斯泰八十壽辰的文章、信件和評論，但最不開心的却是從俄國革命性質和其動力的觀點來分析他的作品。這些出版物全部充滿了偽善，兩種偽善：官場的偽善和自由主義者的偽善，簡直叫人作嘔。前者是被收買的文人的粗糙的偽善，他們昨天還奉命誣衊托爾斯泰，而今天呢——却說托爾斯泰是個愛國者，竭力在歐洲面前保留體面。這些傢伙是爲了拿錢而寫文章，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他們不能欺騙任何人。而自由主義者的偽善却是更精緻，因此就更有害、更危險。聽聽「言辭

報」的立憲民主黨的吹打手們的話，有人也許相信他們對於托爾斯泰的同情是最完全最熱烈的。事實上，他們關於這「偉大的尋神者」的別有企圖的雄辯和花言巧語，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因為俄國自由主義者既不相信托爾斯泰的上帝，也不同情托爾斯泰對於現行社會制度的批評。自由主義者把自己的名字和一個享有名望的名字連在一起，目的是在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表演全國反對派領袖的角色；他們竭力利用響亮字句的雷鳴來壓下清楚直接地回答下面問題的要求：「托爾斯泰主義」中的顯著的矛盾的原因何在，反映着我們革命中的什麼缺點和弱點？

托爾斯泰的著作、觀點、學說、學派裏的矛盾確實是顯著的。一方面，他是大藝術家、天才，他不但描繪了不可比擬的俄國生活的畫面，而且對世界文學做了第一等的貢獻。另一方面，他又有了耶穌魔的瘋狂地主。一方面，他對於社會虛偽和謊騙，作了有力的直率的真誠的抗議；另一方面，他是「托爾斯泰派」，就是名為俄國知識分子那種瘦弱的、患歇斯底里的假裝哭泣的人，他們在大衆面前挺着胸脯說：「我是個可怕的壞透了的罪人，但我正在進行自我道德改造；我再也不吃肉了，現在只吃米布了。」一方面，他無情地批評資本主義的剝削，斥責政府的橫暴，法庭和國家行政機關的可笑，徹底暴露財富的增加、文明的成就和大衆貧困、墮落和苦痛的增加之間深刻的矛盾；另

一方面，他瘋狂的宣傳「不要以暴力抵抗罪惡。」一方面，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揭穿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宣傳世界上最混蛋的東西之一，就是宗教，企圖以根據道德信仰來工作的神甫來代替官派神甫，就是說，製造一種最精緻的、因此也特別令人作嘔的神甫制度。真是：

你又貧困，你又豐富，

你又強大，你又無力——

俄羅斯母親呀——。〔一〕

不用說，因為這些矛盾，托爾斯泰既不能了解工人階級運動和工人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中的任務，也不能了解俄國革命。但是托爾斯泰見解和學說中的矛盾却並不是偶然的；它表現着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中俄國生活的矛盾條件。宗法的鄉村，昨天剛從農奴制度底下解放出來，現在任憑貪婪的資本和收稅吏去掠奪。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舊基礎，的確維持了幾世紀的舊基礎，以非常的速度在破壞着。因此，托爾斯泰見解中的矛盾不能從現代無產階級運動和現代社會主義的觀點去估價（自然，這樣的估價是需要的，

〔一〕引自涅克拉索夫：「誰在俄國生活得快樂」。

但是不夠的），而要從對於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它正是要從宗法的俄國鄉村中興起），從對於羣衆破產喪失土地的抗議的觀點去估價。作爲一個發現了拯救人類的新藥方的預言家，托爾斯泰是可笑的——因此，那些想把他的學說的最弱的一面變爲教條的外國的和俄國的「托爾斯泰派」，是最糟不過的了。作爲千百萬俄國農民在資產階級革命到來時代形成的觀念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是創造的，因爲他的見解的整體，整個地看起來，表現着我們的革命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從這一觀點看來，托爾斯泰見解中的矛盾的確是我們革命中農民在盡其歷史任務時所處的矛盾情況的一面鏡子。一方面，幾百年的封建壓迫，幾十年的改革之後「」的加緊破產，積聚了無限的仇恨、憤怒和拼命的決心。想要完全掃除官辦教會、地主和地主政府，消滅一切舊的土地所有方式和制度，掃清道路，以自由平等的小農社會代替警察——階級國家的願望，像一根紅線一樣貫串着農民在我們革命裏所採取的每一歷史步驟；毫無疑問地，托爾斯泰著作的思想內容適合於農民的這些願望，比較對於抽象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他的「體系」有時被這樣估計）要適合得多。

但在另一方面，農民們在追求社會生活的新方式時，對於許多問題却持有幼稚的宗教的觀念：這共同生活應該是怎樣的呢，他們必須進行什麼鬥爭來爲自己爭取自由呢，在這一鬥爭中他們能依靠什麼領袖呢，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農民革命利益的態度是怎樣呢，爲什麼爲了廢除地主制度就必須以暴力推翻沙皇統治呢。全部的過去的生活教育了農民去仇恨地主和政府官吏，但是沒有教育、也不能教育他們到哪裏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們革命中，一小部分農民爲了這一目的在某種程度上真正戰鬥過組織過；很小一部分拿起了武器消滅他們的敵人，毀滅沙皇的臣僕和地主的保護者。而大部分農民却不過哭泣、禱告、講道德、幻想、寫請願書、派出「請願代表」——完全按照托爾斯泰精神辦事！而經常的情形是，托爾斯泰式的脫離政治，逃避政治，對於政治的無興趣和不了解的結果，是只有少數農民跟着具有階級自覺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大部分農民則變成了無原則的恭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俘虜，這些知識分子名爲立憲民主黨員，他們從勞動派的集會上跑到斯托雷平的門房裏去哀求、討價、妥協、答應妥協——直至被丘八皮靴踢出來爲止。托爾斯泰的意識就是我們農民暴動的弱點和缺點的鏡子，是宗法鄉村的軟弱和「勤儉農民」的內心的懦怯的反映。

以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的軍隊暴動爲例吧。這些在革命中戰鬥的人的社會成

分，一部分是農民，一部分是無產者。無產者是少數；因此，軍隊運動沒有表現出和無產階級所表現的相似的全國團結一致和黨性，無產階級好像是一揮手就變成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另一方面，再沒有比下述意見更錯誤的了，這種意見說，軍隊暴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軍官領導他們。恰恰相反，自民意黨時代以來，革命的巨大進步正在於「無知的粗人」獨立地拿起武器來反對長官，而正是這一獨立性嚇壞了自由主義的地主和軍官。普通士兵完全同情農民的事業；只要一提到土地，他的眼睛就放射光彩。不止一次，軍隊的權力落到了普通士兵羣衆手裏，但很少堅決地利用過這種權力；士兵們動搖了；幾天以後，在某些情形是幾個小時之後，在殺死了一些可恨的長官之後，他們釋放了其餘的被捕軍官，和上級進行談判，然後站好了被槍決，或者躺下去受鞭笞，然後重新戴上枷鎖——完全按照托爾斯泰的精神！

托爾斯泰反映了熾烈的仇恨，對於更好生活的成熟的願望，擺脫過去的要求——也反映了不成熟的幻想，政治無知和革命軟弱性。歷史的和經濟的條件可以解釋羣衆革命鬥爭的必然興趣和他們對於革命的無準備；他們對於罪惡的托爾斯泰式的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鬥爭失敗的一個嚴重原因。

常言說失敗的軍隊學習得好。自然，只在很有限度的意義上，革命階級才能和軍隊

相比。資本主義的發展每小時都在變更、加強那些引起千百萬農民（他們是被對於封建地主和他們的政府的仇恨團結起來的）爭取革命民主的鬥爭的條件。在農民中間，交換、市場統治、金錢權利的發展日益排擠着古老的宗法制度和托爾斯泰式的宗法意識。但在革命的最初幾年和羣衆革命鬥爭初次失敗中，有一項不容懷疑的成就，這就是對於羣衆以前的軟弱的致命打擊。分界線更爲明顯了。階級和政黨都明確了他們的地位了。斯托雷平教訓的捶擊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堅決一貫的鼓動不可避免地要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和民主的農民羣衆中間擁出更有鍛鍊的戰士——更不致於陷於托爾斯泰主義歷史罪惡的戰士！

（「無產者」第二十五期，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一日〔二十四日〕）

##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死了。他作爲藝術家的世界意義和作爲思想家、說教者的世界名聲，都在獨特地反映着俄國革命的世界意義。

在農奴制度時代，托爾斯泰已經成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了。在半世紀以上的文學活動過程中所寫的一系列巨著中，他主要地是描繪了舊的、革命以前的俄國，就在一八六一年之後，仍然是一個半農奴制度的國家；農村的俄國，地主和農民的俄國。在描寫俄國歷史生活的這一階段時，托爾斯泰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這樣多的重大問題，提到這樣高的藝術力量的高度，使他的著作在世界小說的前列中佔有一個位置。由於托爾斯泰的天才的照耀，一個在封建地主壓制下呻吟痛楚的國家的革命準備階段，成爲了全人類藝術發展前進的一步。

就在俄國，藝術家托爾斯泰也只爲區區不足道的少數人所知道。爲了使一切人真真正正接近他的偉大著作，必須要戰鬥，用戰鬥來反對那個使千百萬人陷於無知、受壓迫、奴役勞動和貧困的社會制度；必須要一個社會主義革命。

而且托爾斯泰不只寫了很多小說（當羣衆在擺脫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桎梏之後爲自己創造了合乎人道的生活條件時，他們將永遠珍貴並閱讀這些著作），他並且能够以驚人的力量表達了在現行秩序下受壓迫的廣大羣衆的情緒，描繪他們的生活情況，表現他們的自發的抗議和憤怒的情感。托爾斯泰主要地是屬於一八六一—一九〇四這一階段的，他作爲一個藝術家、思想家、說教者，在他的著作中以驚人的明確把全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它的力量和弱點，表現了出來。

我們革命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它是在資本主義已在全世界高度發展並在俄國相當高度發展的時期中的農民資產階級革命。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爲它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沙皇貴族政治、沙皇君主制，消滅地主制度，而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農民特別意識不到後一目的，他們看不出它和鬥爭的更切近更直接的目的有何區別。這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因爲客觀條件已把改變農民基本生活條件，粉碎舊的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問題提到前面來了；客觀條件已把農民羣衆放到一個多少獨立的歷史行動的戰場上去了。

在他的著作中，托爾斯泰正是表現了農民羣衆運動的力量和弱點，強大和限制。他對於國家，警察——官辦教會的熱情的、憤激的、常是殘酷無情的尖銳抗議，表達了原始

農民民主派的情感，幾世紀的農奴制度，官僚專制、掠奪，教會的陰險、欺騙和橫暴，已在原始農民民主派心目中壘起了憤怒仇恨的高山。他對於土地私有制的堅定不移的否認，表達了農民羣衆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心理狀態，這時舊的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包括地主的領地和正式的「份地」，已經成爲國家向前發展的不可忍受的障礙，這時舊的土地所有制必須不可避免地徹底無情地加以粉碎。他的由最深刻的情緒和最激切的憤怒所激發出來的對於資本主義的無休止的斥責，表達了家長制農民所感到的一切恐怖，一個新的、看不見的、神秘的敵人從城市某處或外國某處向着他們衝來，粉碎了農村生活的一切「基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產、貧困、餓死、墮落、賣淫和梅毒——「原始蓄積時代」的一切罪惡，由於把柯旁先生〔二〕所發明的最新掠奪方法移植到俄國土地上，這一切就百倍地加甚了。

但是同時，這個熱情的抗議者、激烈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評家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他不理解向着俄國衝來的危機的原因和逃脫危機的方法，這是家長制的樸實的農民的特徵，而不應是受過歐洲教育的作家的特徵。對於他，反對封建警察國家、反對君主制的

---

〔二〕十九世紀八十一九十年代中，俄國文學中用以代表資本家的一個名詞。

鬥爭，變成了對於政治的否認，引導到「不要抵抗罪惡」的學說，結果就與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羣衆革命鬥爭完全分家。他把反對官辦教會的鬥爭和宣傳新的淨化的宗教，即對受壓迫的羣衆的一種新的更粉飾的更精巧的毒藥，結合於一身。他對於土地私有制的斥責不是引導全部鬥爭集中於真正的敵人，集中於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它的權力的政治工具，即君主制，而是引到夢幻般的、空洞的無力的希望。他把對於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加於羣衆的悲慘，和對於國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進行的世界規模的解放鬥爭的全然冷漠，結合於一身。

托爾斯泰觀念中的這些矛盾不只是他自己思想中的矛盾而已；它們是改革以後革命以前的階段中鑄造俄國社會各不同階級各不同階層的心理狀態的那些極端複雜矛盾的條件、社會影響和歷史傳統的一個反映。

因此，對於托爾斯泰的正確估計只有從那個階級的立場才能做出，這個階級由於它在這些矛盾的初步解決中、在革命中，所盡的政治任務，所進行的鬥爭，證明了它的使命是成爲爭取人民自由和使羣衆免於剝削的鬥爭的領導者——證明了它對於民主事業的無私的忠心和反對資產階級（包括農民）民主派的狹隘和動搖的能力——這樣的估計只有從社會民主派無產階級的立場才能做出來。

我們來看一看政府派報紙上發表的對於托爾斯泰的評價。它們貓哭老鼠似的掉眼淚，發誓說尊敬這「偉大的作家」，但同時爲「神聖的」宗教會議辯護。但「神聖的神甫們」所做的正是那個特別令人憎惡討厭的詭計，他們派遣一個教士到一個將死的人的床邊去，目的只是爲了欺騙人民，並說托爾斯泰已經「改悔了」。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了托爾斯泰。這樣才更好。在人民和這些穿着法衣的政府官吏，這些假借基督之名的憲兵，這些鼓勵屠殺猶太人和沙皇黑百匪幫的其他罪行的黑心的宗教裁判官們清算的日子，這種英雄行爲也要加以清算的。

我們來看一看自由主義報紙上發表的對托爾斯泰的評價。他們用「文明人類的呼聲」、「世界公意」、「真理和美德的思想」之類的枯燥無味的、官場自由主義的、陳腐不堪的學院詞令來敷衍塞責，而托爾斯泰正是因爲這些東西而猛烈地攻擊（而且是攻擊得正確）資產階級的學問。他們不能坦白明確地說明他們對於托爾斯泰關於國家、教會、土地私有制、資本主義的見解的意見，並不是因爲檢查制度使他們不能這樣做，相反的，檢查制度幫助他們逃出了窘境！他們不能這樣做，是因爲托爾斯泰的每一命題都是對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個耳光；是因爲托爾斯泰關於今天最迫切最令人苦惱的問題的無所畏懼的公開的尖銳的提法，其本身就是對於我們自由主義的（也是自由主義民

粹派的)報紙的老生常談，陳舊的巧辯，推諉規避的「文明」謊話的一個光彩奪目的揭露。自由主義者忠實不渝地擁護托爾斯泰，他們忠實不渝的反對宗教會議——但他們同時又擁護……路標派，一個人可以和路標派「發生爭論」，但是必須和他們同在一黨之內共事，必須在著作和政治方面合作。但是路標派接受到大主教的祝福呢。

自由主義者把托爾斯泰是「偉大的良心」這一觀念提到最前面。這不是也被「新時代」[1]及其一切同類所千百遍重複的一句空話嗎？這不是逃避托爾斯泰所提出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一切具體問題嗎？這不是把表現托爾斯泰的偏見的東西，而不是表現他的理智的東西，他的屬於過去的東西而不是屬於將來的東西，他對於政治的拒絕和自我道德完成的說教，而不是他反對一切階級統治的激烈抗議，提到最前面來了嗎？

托爾斯泰已經死了，革命前的俄國（它的弱點和無力被表現在這個藝術天才的哲學中，被描繪在他的著作中）也退入過去了。但他留給我們的遺產中包含的某些東西沒有退入過去，而是屬於將來的。這一遺產已由俄國無產階級接受並正加以執行。無產階級將向勞苦的被剝削的羣衆解釋托爾斯泰對於國家、教會、土地私有制的批評的意義，其

〔1〕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彼得堡刊行的反動貴族和官僚的機關報。